



王子和漁夫

叶君健



王子和漁夫

叶君健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里共有六篇故事。

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崩溃、资产阶级兴起的那个历史时期。作者在这些故事里，用幽默风趣的笔调，给读者展现了那一时期人民生活中几幅内容不同、色彩各异的图景。这里面有聪明的磨工、善良的渔夫、机智的村民、勇敢的王子，也有残暴的大臣、贪婪的商人、愚蠢的修道院长……

透过这些故事，少年读者可以扩大视野、更多地了解那里的人民和社会的过去，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精神营养和启示。

封面设计：张 守 义

插 图：刘 仁 毅

王 子 和 渔 夫

叶 君 健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8印张 61千字

1979年4月北京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册 定价0.25元

目 次

磨工、修道院长和皇帝	1
一堆财宝	13
商人	35
戈旦村的聪明人	62
染工的造反	73
王子和渔夫	86
后 记	126

磨工、修道院长和皇帝

从前有一位修道院院长，他大腹便便，满面红光，腮帮子圆得鼓鼓的，人们一看就会想到他一定是个心情愉快的人。

他的修道院拥有许多肥沃的庄园和土地。他坐着收租子，不费多少劳力和心思。除了吃饭，平时他甚至连嘴唇都懒得动一下。看起来，他真象是一个颇有学问的人。可不，要说品尝美酒和评论馅饼的美味，恐怕在方圆几十里内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有学问的权威了。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吃、喝、睡上面了。他一天一天地变得懒散和肥胖，直到有一天他那心宽体胖的生活忽然被一件倒霉的意外事打乱了。那就是皇帝忽然想起了他，要召见他一次。

皇帝是一个更加无事可干的人。他连租子都不用收，他下面，象修道院院长这一类人到时总会按规定把钱粮赋税送上来。有时他闲得发慌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总是找种种办法来寻欢作乐。娱乐的方式当然也很多，

为了别开生面，他便派人把修道院院长叫进宫来。

“嗨，神圣的神父，你有满肚皮的学问，而时间又特多，所以我特请你来研究几个问题。”

“皇上，如果您那种稀有的智慧还解决不了问题，”修道院院长气喘吁吁地站在皇上面前说，“小人那点微不足道的聪明，恐怕也起不了作用。”

修道院院长感到不安了，原来皇上召见他并不是要赐给他什么肥缺，或提升他为主教。

“听着，院长，你不要太谦虚吧。”皇帝说，“大家都说你聪明过人，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你。请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把这三个难题给我解开吧：

一、海有多深？

二、我骑着马环行地球一周，得花多少时间？

三、天和地之间，距离究竟有多少？”

修道院院长听了，豌豆粒那么大的汗珠，便接二连三地从他那副胖胖的面庞上滴落下来。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呢？他茫然不知所措。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，要解决这几个问题，他还得花点时间。

“不成问题，”皇上说，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花三个星期去思考，然后给我作出正确的答案。你必须证明你就是我所看中的学者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么我就得请你捆起行李，离开你的那个修道院。而且我

还不准你骑着骡子大摇大摆地离开，你得骑着一头小毛驴，面对着他的屁股和尾巴，走过全国，使所有的人都知道冒充有学问会得到怎样的下场。”

修道院院长又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垂头丧气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他究竟是怎样回到修道院里来的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实在是心慌意乱极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正好晚餐已经摆到桌上来了。但他拒绝尝那些美味的菜，也不喝一滴汤，一头栽进睡房里，躺在床上，唉声叹气，好象马上就要去见上帝一样。

“即使是所罗门^①，甚至苏格拉底^②本人，这样的问题他们也回答不出来！”

他牢骚满腹，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他那混乱的脑子里，一点解决问题的线索也找不到。

在这三个星期之中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位一向心宽体胖的院长更烦恼的人了！睡眠、胃口和平静的心境，全都与他告别了。他的眉间增添了皱纹，他的双颊也明显地下陷了。他翻来覆去，思索皇帝对他所提出的那三个问题。他绞尽脑汁，就越感到脑子里稀里糊涂，乱作一团。他求教于手下的修道士，希望

① 公元前十世纪古以色列王国的国王，他以具有非凡的智慧而闻名。

②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大哲学家，他的学问非常渊博。

他们能出主意，但这些人只是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，眼里充满了恐怖的神色，声明他们是修行的人，不宜去探索大自然的秘密。他又去请教附近许多有学问的人，他们倒是给他提供了一些答案，但不是互相矛盾，就是彼此否定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天文学、地质学和地理学全都是一些推测和猜想的学问，谁也弄不清楚。没有办法，修道院长只得等待着那倒霉的一天的到来——那天他得在皇帝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糊涂蛋，一个彻头彻尾无知的人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他将要丧失一切，地位、财产和面子……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修道院院长也一天一天地变得消瘦。身体瘦了，平时不能做的事现在他却能做到了：他可以走路了，可以到幽静的地方去散步，他可以在一些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。他甚至还异想天开：也许在树林和山石之间，他可能忽然获得灵感，找出在一切书本中找不到的那几个答案。

期限最后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头一天的晚上，他在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走来走去，他的眼睛望着地下，愁眉不展，几乎要撞到一个乡下人的怀里去。这个乡下人是修道院的佃户，没有庄稼活干的时候，得到修道院的磨坊来当磨面工。他看到对面撞来的是修道院的院长，就赶快让路。不过，他觉得应该向院长道声晚安，

免得得罪了这位主人。于是他便说：

“我可不可以问一声，有什么心事叫您老爷这样烦恼，弄得老爷骨瘦如柴，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影子了？”

“嗨，你倒没有说错！”修道院长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恐怕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老爷我了。明天我得到皇上面前去回答三个问题：一、海有多深？二、他骑着马环行地球一周，得花多少时间？三、天和地之间，距离究竟有多少？如果答不出来，我就将被赶出修道院，还得骑着——嗨！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心跳！”

这个磨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想了一会儿。接着他就抬起头来望了望这位院长。这位老爷现在倒真是一副可怜相。想起此人平时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唯一动脑筋的事就是计划怎样在佃户和修道院的勤杂工身上挤油水，尽量占些便宜，他不禁感到有些奇怪。但他又想起这家伙平时总把他手下干活的人当做傻瓜来使唤，弄得他们叫苦连天。没有想到，现在这位老爷自己也有苦恼的时候。磨工又感到乐了。于是，这位磨工开始欣赏起他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儿来，胆子也壮起来了。

“你在瞧什么？”修道院长看到这个磨工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，大声地问，“难道你不认识我吗？”

“我太认识你了，老爷，”磨工恭恭敬敬地说，“但我

很奇怪，老爷素来很有学问，怎么在这三个简单的问题面前就没有办法了？”

“难道你有什么办法不成？”修道院长追问着。

“我们干活的人，不是今天愁吃，就是明天愁穿，如果脑子不会想些办法，我就早该见上帝去了……”

“不！”修道院长打断他的话说，“你又没有修过道，你不能去见上帝！”

“好，那么就算我去见撒旦^①吧！横竖我现在还活着，如果撒旦真的把我抓走了，现在我还能替老爷磨面吗？”

说完这话后，磨工转身就走了。修道院长没有想到，这个磨工脑子竟这么快，还会对他回答这样一些尖锐、但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话——虽然这些话听起来未免有点亵渎神明。他现在走投无路，只要能抓住一根稻草，他也不妨试试，看能不能找出一点办法，摆脱自己的困境。他立刻追上去，喊：

“停住！停住！我还有话对你讲。”

磨工掉过身，果然停住了。

“你有什么话要吩咐，老爷？”他问。

“如果你真的能对我那三个问题想出一点办法，我

^① 这是耶稣教中的魔鬼。

可以重重地赏你——起码不再叫你磨面！”

磨工沉思了一会儿。他想：这位老爷就是到了现在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威风。谁稀罕你的“重赏”？不过你一贯瞧不起干活的人，总认为他们是傻瓜，可以随便摆布，现在我倒可以让你头脑清醒一点，知道我们并不傻。

“赏——我倒不需要，”他说，“不过老爷对这三个问题找不出解决办法，我倒不妨试试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修道院长半信半疑地问。但他那消瘦的脸上却闪出了一点希望之光。

“难道是假的吗？我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也不会讲道，倒是一生没有说过假话。老爷书本子上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我凭每天在生活中打滚得来的经验，有时也能找出办法对付。”

“那么对我的这几道难题你能想出办法了？”

磨工点点头，表示他能够想出办法。

“但是这次你得听我的，”磨工说，“不听我的，办法就不灵了！”

修道院长脸上露出一丝恼怒的神色。听你的？那么你岂不成了我的主人，天岂不是要翻了？不！不！不！他的脸色变得更青——这次倒不是因为他的恼怒加深，而是因为他忽然想起了明天即将到来的末日：他

将骑在驴背上，面对着驴尾巴在全国招摇示众的景象。那时——那时，天不翻也得翻了：所有的人将要笑死他，他将永世抬不起头来。当然，天也可能还不会翻，但他倒是要翻了。

“好，就听你的吧，”修道院长无可奈何地说，“但只能是这一次——这一次。”

“那么好吧，一次也行，”磨工说，“明天你待在家里，让我去对付皇帝吧。”

“你代我去？”修道院长惊叫了一声。虽然他还有些忧心忡忡，但他多少驱除了一点脸上恐慌的青色。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磨工说，“你只须把你的道袍和兜帽脱下来，我穿上就得了。我可以去见皇帝。你等着瞧吧，看我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！”

这个磨工的口气是那么肯定，修道院长在这末日将临的时刻也只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。于是，第二天这位磨工就刮掉脸上的长胡子，穿上修道院院长的衣服，打扮成这位神父，把兜帽拉得低低的，盖住自己的面孔，于是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宫里去。

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修道院长！”皇帝威严地坐在他的皇位上说，他身旁站着一群王公大臣们。“瞧，这么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在这儿等待欣赏你非凡的智慧。那么请吧，第一个问题：海有多深？”



磨工决定代替修道院长去见皇帝

“这很容易回答，”这位装扮的修道院院长尽量模仿他主人的声音说，“随便哪里，海的深度就是一块石头投下去的深度。”

“呀，你倒是说对了，”皇帝抿着嘴轻声地笑了一下，心里想一块石头投到海里决不会停止下沉——一直沉到海底。“那么请你回答第二个问题吧：如果我骑着马环行地球一周，要花多少时间？”

“这要看您的马跑的速度怎样。如果皇上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上马，走得跟太阳一样快，我相信花二十四四个钟头就可以环行地球一周了。”

“好，这算是你说对了，因为我们还找不到更聪明的答案。现在请你回答第三个问题：天和地之间，距离是多少？这次你得说精确一点，不要用什么‘如果’和‘我相信’等一类的含糊字眼！”

“精确地说，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是十二万九千零八十二里，加六丈一尺三寸六分三厘。”

“好家伙，你是怎样算出来的？”皇帝不禁惊叫起来。

“皇上打算亲自去量一下吗？”这位由磨工装扮的修道院院长说，“要是您量的结果发现我的计算有半点差错，我甘愿砍下我的脑袋。”

皇帝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倒是没有白修道，你的学问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我敢说你有足够的聪明能猜出我心里所想的事情。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我心里现在正想些什么事情。任何恩惠，只要你要求，我都可以赐给你。”

“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您，您心里正在想什么事情，皇上。但是我不能把真话讲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皇帝发怒了。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也都翻起白眼，好象是修道院院长在责备他们的皇上从不说真话、专门讲假话来骗人。

“您一定要我讲真话，那么我就只好讲了，”由磨工装扮的修道院院长说，“皇上心里在想：‘我的修道院院长到底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什么难题都能解答出来。’但是皇上，您可是想错了。我并不是修道院院长呀！我只不过是他手底下的一个磨工。”

说完这话，这位磨工就脱下那庄严的法衣，拉掉那掩盖着他的面孔的兜帽，对皇帝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希望皇帝能原谅他胆敢来和皇帝对话。

皇帝大惊失色，有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不知道他应该发一通脾气好，还是象这个磨工一样，老老实实，欣赏这一场难得的玩笑。最后他决定不发脾气——因为磨工说的是真话，没有什么脾气可发的。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

“好，看来你比我手下的那些院长和牧师都有头脑，”皇帝无可奈何地说，“我现在可以赐你一件恩惠：从今天开始，我命令你去当修道院的院长，换掉你那个肥胖的主人，让他到磨坊去磨面。”

磨工微微一笑，又深深地对皇上鞠了一躬，说：

“谢谢皇上，我不能接受这个恩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皇帝和他的王公大臣们都奇怪起来，“你不是一个聪明人吗？这样的好差事怎么不干？”

“如果我干了，我就会变得同样愚蠢！”

皇帝和他的王公大臣们一时还捉摸不透磨工这句话的意思。他们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。就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，磨工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宫殿。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才慢慢从呆滞状态中恢复过来。

“让他去吧，皇上，”一位大臣说，“我们的修道院长虽然头脑笨一点，但对皇上到底还是很忠诚的：他每年从他修道院的地租中交上来的钱粮，从不短缺分文。”

这样，那个修道院院长仍然保留住了他的位置。

一堆财宝

在一个山区古老的村子里，住着一个名叫纳伐罗的老头子。他无儿无女，除了他自己住的一座石砌的房子以外，他甚至连一块田地也没有。不过，他却很有钱，很有权势。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“嗜好”，而积累金钱也就是他唯一的本领和“事业”。他那个地区的乡下人，都把他叫做“没有王冠的国王”。可是，他既然没有田地，又不做生意，他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要问起来，那实在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。

原来，这老头子年轻的时候，曾经和一位亲密的“朋友”合伙，拉拢一批亡命之徒，驾一条船到非洲沿岸，用诱骗的手段捕捉黑人，然后在海上把这些黑人俘虏卖给人贩子，再由这些人贩子转运到美洲出售为奴隶。这是一种不花本钱的生意，每跑一趟就赚不少钱。当然也要冒风险：如果他们被海上的缉私巡逻队抓住，不仅他们捞来的金钱会被没收，他们的生命也不一定保得住——至少得坐穿牢底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每捞到